

癸亥春憲存

畏廬瑣記

閩侯林紓著

勵光賜於皴江

海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PDG

畏廬瑣記目錄

酒戒

送老

茄

羊出袖中

占夢

占夢三

某侍御送別詩

某茂才

露兄

宿松石

餓人

南園記

請旌有夫節婦

泉州海寇

占夢二

閩音與說文通

檀道濟

三蛇羹

畫絹

李元霸李存孝

小說雜考

鄭廷平

前清重科第

小生

南臺

母子稱謂

翰林無恥

封神傳用事亦頗有來歷

溫元帥

奇對

蜘蛛

琵琶

不纏足

李廷珪墨

說部多顛倒

蒙古語

方正學有後

萬歲

場屋忌諱

記孫生之言

王懿德呂荃孫

雜種

元祐黨籍

天生對

青詞式

宋時人士上王荊公墓

相免齊衰

以佳語名朝班

包孝肅大堂

李福泰

左文襄

飛龍傳

謝疊山母

陶詩題甲子

議員之口不如股

以犬爲戲

同名

俗語有出處

兩頭共身人

拆字術

祈雨

祈雨二

粢穠工殺人

觀音影

西湖畫舫

唐六如畫

回教不食豬肉之故

五行五方妙對

辰州道士

李三順

趙高

左文襄寶文靖

胡家玉

麻面

汪堯峯

泰山沒字碑

掘蟲

魏長生

何郎

南北相輕

誤用虛字

栗見觀音

釣鳴

醋誤

恭邸去位

泉郡人喪禮

查慎行
二等蝦

蘇小小墓
人妖

痘

蘇小小墓

梭倫

伊利查

閩浙粵婚禮之異

用成語之誤

鍾芳禮

小滿

用成語誤二

幼童

燐火

翦舌不死

異狗

蛇王

轉蓬

破鏡

罵孟子

專制改人以惡氏

以富人之母相爲妾櫛

嚴禁貞烈

武人作書語

劉孝廉

太乙石

握兩手汗

凶宅

張費齋

男化爲女

和尚入慢

甘兆功

奈何橋

淫祠可笑

醉屠遭戮

某公使

甲子分配十二神

洗面

僧蠟

殺人武

臺灣蠱毒

髻史

四書對

老饕

買水

表忠觀

牛皋墓

虎睛爲小兒所中

俗語本有出處

巨蛇

桃葉渡可笑

滕王閣勝概不可信

長城

東人讀唐詩

快活語

奸臣便捷

善才

鬚頰

奇對

奇對二

點劇招尤

破傘

藍鹿洲先生

太監娶妻中外一致

關勝關太

後身

教習非師

黃胖

主事

郎中

書癡

孫真人

娃娃老帳

元君廟

舍身崖

玉皇頂

爲鬼梳頭

銅殿

東窗事發

迎鑾新曲

魁

孝廉方正

全人半人

許由父

爲鬼拍照

斷頭人尙有知覺

巴黎香黎島

俄人跳舞會

法人失袴

出家

牝馬

戲對

龍門縣

仙遊縣

誓井

擗葬

吳唱

元豐類稿

高南阜

二秋先生

巨擘

異夢

狗樣

跳靈官

銅象舒嘯

貓鬼神

閩革命軍除天齊廟

長班

賀宏勳

陶齋見客

一千千

虎

二尺老嫗

變羊計

請願書

高洋亞力山大

羊獸

旱魃

門釘

賚票

禮異

脂那

妓女議員拜靴

天然聲

啞人子

賭術

訓道去轍

彭剛直

泰陵松柏

什物

河豚魚

大王

第一

鄰國咖啡

缺脣

仰光氣候

同知落禪

某制府

沈相國

陳臥子像

干將莫耶

蔡京姬

角斧

李昌谷

芻狗

趙亮熙

聞鐘辨晴雨

畏廬瑣記

酒戒

某甲者。酒徒也。長日沈湎。遂成酒病。一日謂人曰。酒之累人深哉。吾冷飲。則傷肺。咳且弗止。惡冷而熱。嘗使之熱。又傷吾肝。狀若怔忡然。甚哉酒之累我也。人曰。胡不止酒。甲曰。止酒將傷吾心矣。綜三者計之。老而咳。恒病也。怔忡亦非能死人者。若傷吾心。吾有生將何樂。余謂某甲達生者也。酒中既多味。胡必因小病而祛之。甲重傷其心。所見大矣。

餓人

有所謂餓人者。忘其名。凡朋友聚飲。彼必與席。調詆狎弄。恣人所侮。惟一飽之圖。久之頗見惡於人。聚飲時。必擇其幽僻處。不令餓人知之。然皆能得。若蠅之逐臭而至。一日衆飲於江船之上。餓人踵至岸上。知不得渡。適人家有巨筩。置岸左。餓人推之

水中容與而達於舷次。衆欲難之。乃下酒令曰。今日能作韻語者始入座。饑人請問其目。首座曰。模模糊糊。明明白白。容容易易。艱艱難難。十六字爲母。其上加以韻語。如天之未雪也。模模糊糊。雪之下天也。明明白白。雪之化水也。容容易易。水更成雪也。艱艱難難。饑人曰。易耳。吾之未得汝也。模模糊糊。及以筭就舷也。明明白白。汝之請我也。容容易易。我之報禮也。艱艱難難。衆相顧失色。無如之何。

送老

送老齧粥甘於肉。此送老二字似謂終老也。閩語凡人帶隱疾久不愈者亦謂之送老病。宋周去非撰嶺外代答。所云送老。則爲嫁女之名詞。言將別少年之伴。送之偕老也。嫁女之夕。新人盛飾廟坐。女伴亦盛飾夾輔之。迭相歌和。含情悽愴。各致殷勤。名曰送老。其調靜江人則倚蘇幕遮爲聲。欽人則倚人月圓。皆臨機自撰。不肯盜襲。其間乃有絕佳者。

南園記

陸放翁代韓侂胄爲南園記。一時士論譁然可謂冤極矣。南園記中前半敍園之景物。處處責之以韓忠獻之忠。於侂胄未嘗貢其諂詞。文之末段則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游竊思公之門才傑所萃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已掛冠而去。則庶幾其無諛詞。無侈語。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放翁之意。終始未有所希冀於韓。不過彼來乞文。以忠獻之故。不能峻卻。初非中懾於權貴也。篆額者爲吳琚。國戚也。以填詞名於南宋。人何以不責琚而專責游。嚴嵩鈐山堂集。唐順之亦爲之作敍。卒無損於荆川。後人不讀南園記。而爭詆放翁。宜乎隨園老人。有所謂士論羣吠聲也。

茄

閩人讀茄如橋。橋者。閩語勢之別名也。對婦人言。恆名茄曰紫菜。舊有婦人行道。問路於輕薄子。輕薄子曰。自某紫菜轉入某紫菜。再登一紫菜。南嚮有門者。是也。婦人不解。而聞者已捧腹。余按五代錢鏐據杭時。子跛。鏐鍾愛之。諺謂跛爲駔。杭人諱之。

稱茄爲落蘇。卽紫菜之意也。見王闢之聖塗灌水燕譚錄。蓋流俗之諱。古今同也。

請旌有夫節婦

余友周辛仲廣文。在臺灣時。以旌表節孝爲事。臺灣風俗靡廣文。欲振刷女界。使之勵節。門斗紀某。見而心豔之。一日忽入長跽言曰。請官爲小人妻。請旌獎。廣文曰。若妻行孝乎。曰。否。爲夫守節耳。廣文曰。汝在。若妻安云守節。門斗曰。及小人未死而請旌。小人死後。或不失節。廣文大笑。斥去之。

羊出袖中

直隸諸屬。每遇上了丁祀聖。屠戶具羊豕。學官必屢斥其瘦瘠。雖十易皆不適於用。必屠戶納貲於廣文。始諾。有宰羊者。於省牲之夕。羊仍弗至。縣中飛籤促之。宰夫始徐徐入。寬衣博袖。袖中沉沉有物。吏曰。汝職供羊。羊至乎。曰。至矣。袖中出小羔。吏曰。羔焉足祀。宰夫曰。另有一物。因出鈔十餘千。且曰。羔瘠小。此所以助羔之肥。且使之碩大也。吏笑。宰夫岸然而去。

泉州海寇

余前二十年授徒自活。有泉州陳生言其家有大軀。海行遇劫。賊盡去矣。船中貨物一空。船人方檢點餘物。忽聞艙底有人鼾聲。則一賊方吸芙蓉膏。把鎗濃睡。遂捉而之官。梟首示衆。余聞而笑曰。此事與明末狀元陳於鼎相類。於鼎通海寇下獄。值新年暢飲就枕之後。夢魂甜適。日高方起。時爲辛丑年正月。起視獄中一空門已反局。乃駭呼。門外人大驚。謂昨夜三更恩詔大赦。囚人盡行驅釋。齋詔官出入高呼者三。豈獨無耳耶。大司寇爲之具疏。上大怒。卽日處決。然則一時之鼾睡竟梟其首。狀元與海寇同蹇矣。於鼎事見談往。

占夢

浙西于忠肅廟人爭宿其下。祈夢往往有驗。其事見之陸雲士湖壩雜志。吾鄉之九鯉湖仙。其靈應滑稽。或過於于廟。有士子應試之前。其友引至九鯉湖仙宮求夢。士子曰。仙乎。直不如吾勢耳。吾但謂之勢仙。是夜夢中果見一仙人。題詩其掌曰。爾膽

巨如天。稱我爲勢仙。吾勢衝爾口。血流滿口邊。士子大窘。以夔語爲仙所聞。故仙亦報之以夔語。是科獲雋。始大悟。口中爲勢所衝。適作一中字。中字之旁。加以硃筆點發。作血色。卽成一中式之中字。仙雖遊戲。固不打妄語也。

占夢二

有祈子者二人。同宿仙廟。仙各予一夢兆。乙問其仇。甲問賣魚者。甲與賣魚善。知必得佳語。乙則往問其仇。知決無幸。顧乙妻望子切。慇懃其夫令往。乙不得已。晨叩仇家之門。仇問爲誰。乙作柔聲。述其名姓。仇怒起。開門問曰。汝何言。乙曰。吾祈夢於仙。問有子嗣否。仙言問汝。仇大怒。伸兩中指向其面曰。有有。汝雞巴子也。閩人斥無咸。曰雞巴。乙奔歸大喜。謂其妻曰。吾得兩男子矣。已而果然。甲晨起卽見賣魚者。賣魚舉一小鯀魚嚮之。曰。此魚甚佳。空腹無子。烹之甚甘脆。甲爲爽然。

占夢三

某科有父子同應試者。父四十。而子二十。家貧望榜切。則同至仙宮祈夢。父無夢。而